経國雄略

廿三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四夷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南安 鄭國揚玄明 參閱

皇恩 姚宗鎮彌宗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四夷攷

西域

按漢紀武帝遣張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其通西域自是西域始通于漢凡三十六國厥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通之

按西域有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國永樂初東印度國
夷名栴葛剌國遣使入貢後又再貢麒麟北印度國
夷名伐剌拏國中印度國名天竺國夷名詔納樸兒
國郎古佛國也唐玄裝法師取經于此其所經處晒
經石火焰等山今尚存焉不悉述若梁武帝時番僧
達摩入中國則南印度人云

西域諸國哈烈哈三至日落以上三十九處其地莫
詳所在大抵皆西域小國也 國初嘗經哈密入貢
其貢或三年或五年無嘗期其起送無過三五十人
以後惟天方貢獻不廢哈烈一再貢餘多不至蓋自
哈密殘破之後西北諸胡徑叩嘉谷闕而入其酋文
方物大率相同雖間有慕義而至者然亦難辨其眞
僞矣可不寒心

按哈密赤斤曲先等八衛乃國初所置以爲外蔽亦
斷匈奴右臂之意也廼蠢茲狡夷若土魯番者敢掠
國王攘金印屢勞大將出師以爲恢復甚至旋復旋

攘則無忌憚甚矣雖然我　二祖封殖哈密諸衛不
過以夷防夷耳豈樹彼以勞我哉國朝謀臣不言棄
置而言興復斯已過矣至於亦力把力哈烈諸國因
其朝貢薄來厚往以示覊縻則雖通西域而不如漢
武所貪黷豈非詳內略外之道哉
按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回言土魯
番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
盤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

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
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
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
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
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
南則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盤

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窮崖。天巧奇絶。草木不生。鳥獸鮮少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諸國。我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惟于闐自漢至今。不改其舊。異域志

西域東北界圖



西域正北界

西域西北界

流沙

大清池

碎葉城

凌山

烏滸泉

姑墨

伊州

玉門

天山

烏耆国

丘茲

烏宣国洪都護治即泪渠

渠利国

黒山関

漕昌縣治宜禾都尉治交河高昌柳中畏兀兒即大都倒鵶土魯番

清渠城

大流沙

泪沫

都賢

于闐即瞿薩旦那国洪都護治

泪渠

勃恢城

疎勒

西夜

中

西

葱嶺

悦般国

吉大宛池

水月氏地

安咀

烏孫

撒馬兒罕

徒多河

康国

曹国

史国

何国

瑟那

米国

鉄門関

漢疎勒

貨利習弥勒

縛芻河

縛芻

呾剌健

胡寔健

即大宛

呾客

縛伽浪

鎮汰

呾剌健

即大宛

鉢利昌

波斯国

大食界

昌羅湖

昌羅

利尼

普徒

四歴咀羅

花剌剌

弥

泉

唱逕城

哈烈

悦般

悉多干

赤建

城

石国即揩哼

素葉河


波羅尼斯
元旗
商羊
雪山頂
佛栗特
大雪山
印度北天竺国
訛剌擘即古佛国中印度
拂菻剌即東印度
南印度
西域正界南界


南界
湛察
平
松
茂
安
成
通化
雅
黎
董卜韓胡宣慰使
濮谷大全
長河
安撫
裸道
平部
馬湖
永寧
建昌
沪州
麗江
大理
永昌
鶴慶
鎮西
蒙光
通西
鹿川源
可难
緬甸
木邦
古城
老撾
廣南
安南
百媳婦
鳥思藏
土番国
小羊同国
朶甘思
宣慰
星宿海
東河源
大渡河源
鉄豹
唱倉法関
土将界
木吐咖三寨関
蘭倉源
十三飛梯
十九棧道
沙

哈密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即燉煌是也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

明興備邊禦侮布置甚周靖難後遷都北平我　祖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王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然後入關成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奪金印去累朝以來議復哈密不過謂其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此亦可恃也然而累敗之餘喪亡殆盡譬



之垂死之人身不特縱使　朝廷與之金帛助之兵糧誰與固守不過一二年耶與虜所奪耳不如閉加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宪詰城郎以申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肯侵擾則計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亦從此議自是　朝廷不復言興復哈密矣然而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上番北制羌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郎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知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巨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

按哈密在肅州鎮城西六十里之外築嘉峪關爲肅州籓籬關外有羈縻六鎮郎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于土蕃定安破于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籓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

可長豈知死命亦當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廖乎

國初於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哈密益其一云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凡西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盧唐西伊川元族屬忽納失里居之封爲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入貢詔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安克克帖木兒卒命兄子脫脫嗣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屹然等內藩焉自後嗣立不嘗成化時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雄黠特甚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守臣以聞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討之至則無策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肆侵掠傳子阿黑麻數掠哈密爲邊患時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

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母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後。朝廷稍用王英策。而哈密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是始欲立哈密爲外藩。而後返爲哈密所勞矣。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所掠。貢如舊。詔遣威寧伯王越往經略之。其明年。哈密主陝巴歸方復國。稍得自立。而部酋阿孛剌。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眞帖木兒爲王。陝巴遂奔甯。迨阿黑麻死。諸兄方讐殺爲亂。而其兄蒲速兒者。定國亂而自立。

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亦欲叛中國而從土番。詔都御史彭澤帥師往討。澤度蒲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贈綺白金罷皿等物。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速兒喜。許歸金甲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所爲留。我益幣索之。不應。蒲速兒益驕。日夜謀入犯。縱騎蹂闕外。及苦峪諸城。遂奪哈密城。遊擊芮寧與戰死之。

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遣使搆厎剌達兵。掠其巢。蒲速兒狠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蒲速兒復請和。實無意和。又竟不歸拜牙郎。陳九疇議夷兄弟。方內兢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頻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李昆議異謂不宜絕請。上裁本兵王瓊右昆議從之。益瓊素欲修郤彭澤。又必害九疇。能日媒蘗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嬖臣。可以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參政。議殺九疇尚書。石玠毛澄等。持不可。乃削籍。嘉靖改元。乃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茸肅。

三年。蒲速兒寇茸州。九疇先登力戰。郤走之。殺火者

他只丁部下傳。蒲速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危悉。遣兵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而獻民等實不見賊。蒲速兒故亾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璦。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邪奇効奏之。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詞反間。變詐百出。罷

九疇是快夷心。自壞干城。非計。乃成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而蒲速兒敗歸。亦數遣牙木蘭款關求貢。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孀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牙木蘭降。其年冬。蒲速兒請歸哈密。廷議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而詹事霍韜則力言其當復。尚書胡世寧。則力言其不可復。謂先朝不惜棄交阯太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

比而窺我。耗金帛勞士馬。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
爲資。以邀索我。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
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聞。蒲速見時往來
闕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事聞將報許
世寧。復力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
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
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羌刺以撓
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上是之。

厥後蒲速見以哈密歸。而我竟不能有。
二十五年。復爲土魯番女子馬黑麻所據。是哈密名
存。而地久沒矣。土魯番世濟其惡。日以金帛爲市。遞
奪。而我重棄之。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帛竟不返。
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會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
上疏云。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
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恣。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
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

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否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開陳利害。甚爲明悉。而王瓊亦心知其難。乃請從澤等議。迄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而土魯番亦斂輯不復爲患。論曰。禦夷之道。踈而不戚。外而不內。明其順逆。審其去取。如是而已。我祖宗封殖哈密。蓋欲以夷防夷也。豈樹彼以爲我援乎。土魯番蕞爾小夷也。乃敢虜王毋。掠金帛。變反覆以肆其毒。斯時也。力可誅則誅之。否則委棄哈密。以安內境。豈爲失策。乃欲噓既燼之灰。戀將棄之肋。捐厚幣以市空城。正李固所謂刻心腹以補四肢者也。謂之何哉。王恭襄雖負經略才。而以忮敗名。亦賢智之過歟。

西番

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寖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佩金玉印

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氷頃之有氷如白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氷合郎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

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

西番圖


交河
天山
漢置都尉
交河高昌和中
長元鬼即火州西
回鶻
蒲類縣
西番
黑出国
沙漠
瀚海
条支縣
伊州
天山
哈密
吾
陽關
賀蘭真延
積
故壘門
赤斤衛
苦峪衛
江州
古煌敦
沙州
蒲類城
注賓城
罗妳国
句蘭
光
樓蘭即鄯善
汨沫
蘇毘国
敢国
宣
星宿海
黄河源
朱唱伽三鼻関
小羊同国
唱倉法関
十二飛梯
九栈道
此吐番
吐番界
烏思藏
蘭滄源
滕街
南甸
鎮西
云龙
老撾
木邦
八百媳婦
山城
可难
鹿川源
蒙光
青


西番圖
尼剌
肅州
哈谷関
甘州
寧州
岩州
積魚成
岩東
哥宗
青海
岩谷渾
鎮古
鄯州
岩定
曲先
青塘
西寧
即唷互市
風
河州
滸松
安
茂
雅
黎
高當州
董韓
胡宣慰
吐番国
大渡河源
鉄
豹
糠谷
大全
長河
安柄
橋道
綱門
大理
沪州
建昌
馬湖
邛部
廣南
安南

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等官。明年。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化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

八年。川藏族殺我使命。衛國公鄧愈與沐英討之。師分三道進。復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舍來見。獲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以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等。悉擒之

十五年。勅松江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克賦。

名爲差發

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

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繹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王誘執之。送　京師。伏誅。王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緣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又請藉民爲兵。并討長河西諸夷　上曰。民勞甚。復藉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俟再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司。馬於洮洱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

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撥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
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
永樂四年。遣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
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
撫諭軍民。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
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
秩給誥命銀印
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illegible]巴
等。各遣僧入貢。利諸番有微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
守將趙得。遣人諭之。被擄番僧商巴率衆入
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
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枉。出商巴
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爲國師
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
西番黑楼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天順五
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頵戰却之。

八年。西寧番族作亂。詔與巡撫吳琛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衅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

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開化土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未幾番僧劄巴堅參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導從供張。金吾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米曲入寇。千戶包景死之

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巡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

弘治末年。以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

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
西番之爲中國籓籬久矣自漢
西列四郡
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
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
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
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
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

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
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
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
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
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

正德初年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
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
烏思藏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在西方性極頑獷

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求請因而冒利不從便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書毛紀及臺諫連宗諫止不聽是時西海連虜亦卜剌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剿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

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王憲以聞詔讓卿

八年洮岷番賊數入犯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爲寇皆因茶禁廢弛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爲亦卜剌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日萬軍興煩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明專充

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王瓊。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禍福。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剌卿等。族不服。乃分兵攻破若籠板爾二族。剌郎等。族震攝。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

十二年。烏都鶉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

二十八年。劉畿以爲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嘗。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日集。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

四十二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磕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磕麻在途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郎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

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既定諸番亦卜剌亦爲虜所收
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荅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
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
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宣慰使司招討司萬戶府
千戶所等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
甚繁不勝紀焉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
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毛帳務耕牧好狠
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
踐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犛牛羱羊草上飛骨
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犎駱沙棠樹黑驢
爲奇貢道繇四川陝西屢遣使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
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爲令論曰西戎爲
患自三代然桑盛于漢燐熾于唐而馴服于明非向背
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當其強也足以
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

日本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以其近日所出也其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

按日本自漢魏來已通中國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不蒲所欲輒燔燬城郭抄掠居民爲害最大世祖乃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兵十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颶風大作舟盡覆焉於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形也折而入于虜則我虞是蚕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逋脩茜諏而青海爲虜穴矣貢嗎而駝駝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倘爲我患以虜合羌憂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宏謨

國朝洪武二年倭殺出沒海島中侵掠蘄州崇明殺傷居民刼奪財貨時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封及其未陣揮衆衝擊之殺傷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諸將按賞賚有差戰溺死者厚加撫恤仍命德往捕餘倭遣使祭東海之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義民罔欺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刼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神告知德被命往捕倭皆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

洪武四年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亦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詐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地迄無寧歲乃下令造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靖侯俞通源備禦

舸以便追逐從之

七年倭嘗寇邊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舡俘送京師厥後倭王屢入貢屢不敬屢詔責之卻不受

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匿兵貢艘中以爲助逆計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又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築城設衛所摘民四丁取一爲兵以戍守之

永樂初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刼掠居民 詔勑倭王源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乃遣使賫璽書褒諭之仍賜源道義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帳褥枕席銀盤罷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恩渥至矣倭性貪婪不悛又寇內地至沙門島時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遇師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

者甚衆

十七年夏鎭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詔封江爲廣寧伯先是江初至遼時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炮墩瞭望葢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實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笼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數千餘乘海艄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

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飯已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倚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奔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艄者又爲

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制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鴈陣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未必致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郎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諸君未察耳。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寇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害屏息者數十餘年。

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郎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憤發。有議卻其貢者。竟格不行

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實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克貢使其族人相爲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閹劉瑾。賜飛魚服遣歸

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屏甚諸島爭

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戕指揮袁璡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閩帥墮馬守臣棄城縱賊焚刼四掠以留旬日揚帆而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

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約貢必如期舟三百人不者卻勿受夷性貪婪違約如故而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悉則啁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島中而我亦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巡撫蒞治之紈日夜儆兵嚴斜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

統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
三十一年。以後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
巡撫則李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
兵纍寇兵尚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
華素貪緣大學士嵩貴幸。乃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
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密。已刻師
期。不之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　詔逮訊。

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
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
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至京上疏自理。不聽。竟死
西市。後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屬文華。督察其
師。倭來益衆。大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與戰于
陶宅。敗績。遂還朝。
三十五年。楊宜罷。以宗憲代。以阮鶚代宗憲。五月倭
寇圍阮鶚于桐鄉。攻城甚。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

海二酋乃餘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疋月下
舁送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扼寨歸
得不破時巡江御史請集兵剿倭復命文華出視師
九月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泥庄且久議和既諧而文
華力主剿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曰賊已在柙何逗
兵自老吾請以巾幗辱君復集兵圍縱火焚其廬死
者甚衆浙郡以寧其明年誅汪直汪直者徽人也嘯
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島中好商王激葉
宗蒲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
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
厚先是鄞縣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建言能說直使
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又以生員陳可願副
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無能爲也誠令我
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
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
島居二歲乃遣僧海陽及夷衆四十人隨洲來入貢

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者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邦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閒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澈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陣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若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王澈毛臣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具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憲受直金欲貨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云直死王澈毛臣遂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復爲侵掠矣

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皐與賊遇于曰蒲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

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郎皇陵震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而通政唐順之以舰師至促戰死傷其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彭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等邑巡撫阮鶚罷去繼至者亦無尺寸功宗憲乃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仍生擒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

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府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征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兵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俞大猷戚繼光幾無閩矣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自隆慶及萬曆初年雖有時寇海上亦時至時撲不復如嘉靖之季矣

萬曆十九年五月福建長樂縣民與琉球夷人偕來赴巡撫趙公參魯臺報云倭首關白者名平秀吉驍

勇多謀數年以來已併海中六十餘島今已調兵刻期約明年併朝鮮及遼東等情聲勢甚猛時巡撫與各守臣尚在疑信之間及巡撫再訊夷人責之曰汝琉球已愆貢期二載故以此抵塞而詞喝我乎訊縣民云汝往海勾引故以此互爲奸乎乃夷人與縣民俱執對如初詞然而巡撫在閩悉心鎮守威惠兼施猶恐其聲東而寇西也于是戒飭水陸二兵各時訓練嚴部伍簡將校繕城堡且召福清致仕參將秦經國等至省會共議防守戰攻之策諸凡兵政確有成算矣

二十年夏倭果渡海屯絕影島諸處以犯朝鮮鮮君臣素逸樂不爲備屢戰屢敗遂陷釜山諸鎮密陽諸郡入王京毀墳墓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鮮君臣逃之平壤奉書請救　上問將相大臣僉曰朝鮮世屬東藩素稱恭順今以窮困來告宜救之且惠切震鄰宜乘其未至邀擊之　詔曰可乃出虎

符發郡國兵遣侍郎朱應昌往經略
秋七月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蹙出避愛州遊擊史
儒將兵先至戰敗死而副總兵祖承訓兵亦失利
八月賊入豐德等郡而我兵稍集勝之倭將行長等
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衡以緩我師致書鮮君臣
令速臣彼以毋貽悔大司馬亦謂諸將未有利計無
所出而沈惟敬者市井無賴也依影附影往來遊說
驟至倭營是時關白屯對馬島據王京而行長與妖

僧玄蘇宗達等各分兵守要害相爲聲援獨以天尚
寒洹難以窺進乃紿惟敬曰天朝幸按兵不動不久
當還報關白平壤以西盡歸鮮耳惟敬入京馳奏廷
議以倭多變詐不可信
擊
二十一年春正月我師至平壤火罷齊發賊衆驚潰
獲虜酋甚衆益分兵出開城攻黃海諸道黃州諸郡
倭遂棄開城奔還王京而我軍益振矣如松兵至碧

蹄見所過悉空城偵探不得倭以爲倭悉遁矣有輕敵邀功心不知倭實伏以待我也倭率衆以綴我師又發伏以撓我師遂至大敗全軍幾沒會總兵劉綎往援松松乃稍收散卒復聚倭見我兵休于勝負之間因詭稱願約款乞封貢惟敬亦詭謂倭衆已鮮還漢江然倭實自擇便利爲城柵住釜山也

七月復圍晋州會副將查大受等統衆犄角並進倭乃乘船悉渡一屯釜山一屯對馬島訴以小西飛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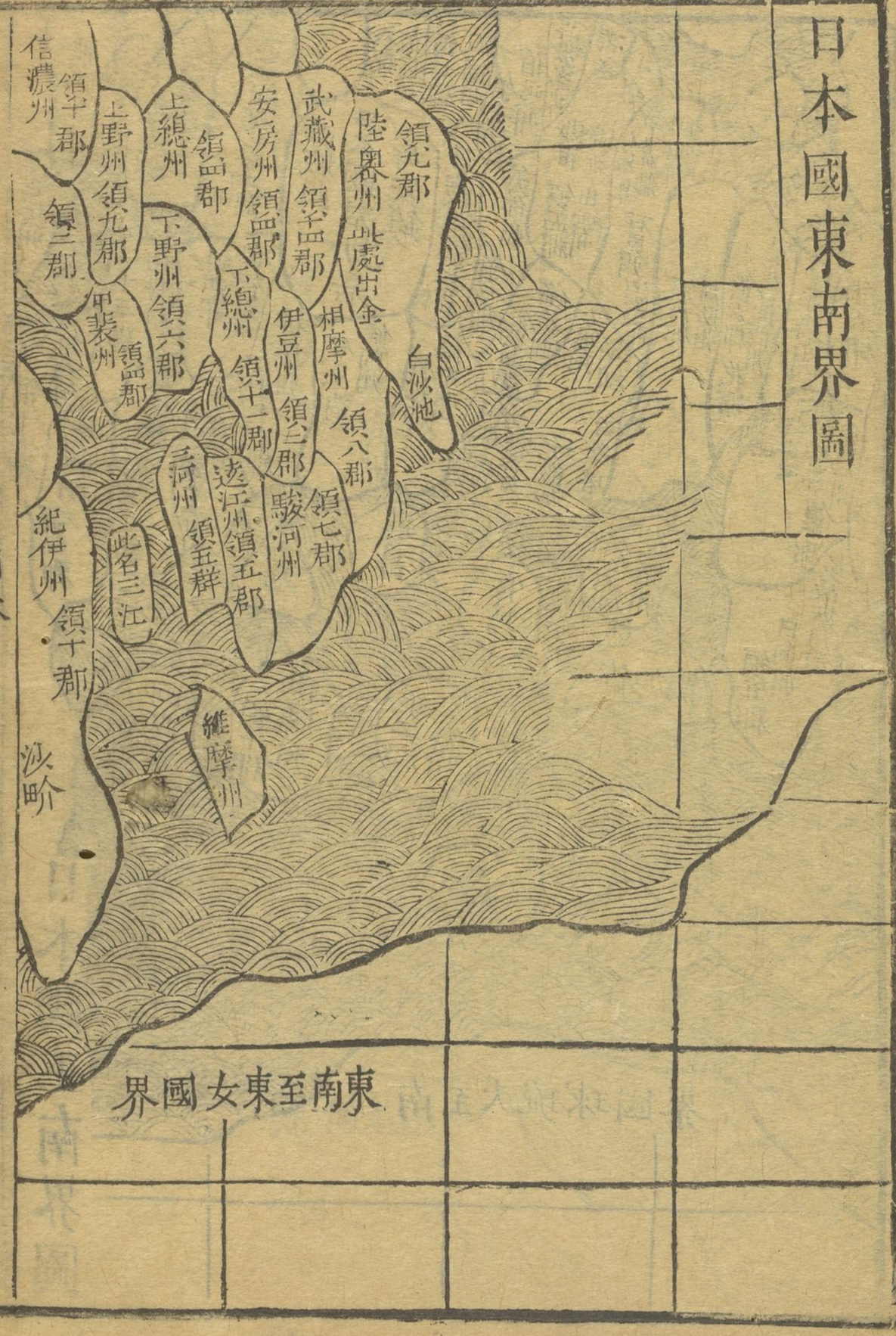
貢使上書請得比外藩

册使既頒惟敬復以中國情輸倭令五營併爲一既表文稱謝事稍聞謂倭既約款而時出兵以屠鮮此何異城下盟倭亦山西生浦與所匿諸倭合督臣鑛爲上言狀乃詔罷封下司馬獄悉論邊臣更遣尚書邢玠都御史楊鎬往治其軍尚書既偵得惟敬先後通倭狀執捕惟敬就獄

八月倭渡熊川朝鮮統制李元均節度李叔億俱敗績隨陷閑山諸處倭乃分三路清正寇慶州平秀吉寇丹陽行長寇南原韓山高靈梁山殺掠吏民甚慘而全羅忠清盡陷入倭　詔增浙直閩廣兵往討之九月倭入功州犯全義館經理鎬見事急單騎馳至玉京而諸將俱至因夾擊破之冬尚書玠與鎬俱至玉京與鮮君臣大會共議進兵李如松居左高宋居中李芳春居右鮮將李時吉咸允門鄭起龍爲副至

蔚山島山殺虜各相當相持未決而鎬以損兵罷會閩中撫臣報倭首秀吉已病死矣玠乃會諸將歃血分勦總兵鋐當西路麻貴當東路董一元當中路而陳璘以閩廣舟師適至往來江海間援截屬行長等有內憂氣頗沮然猶修城柵以抗我師是月鋐以計誘長行奪獲倭橋貴亦設伏阻清正一元哨至晉州與石曼子遇戰各有斬獲及焚毀倭營與招回鮮民男婦會官兵營中失火賊乘勢伏發士馬頗有傷損

三路恐陣動約且勿得發而巡撫萬世德以代至倭計以蹙潰圍出我兵夜追之斬捕首虜甚衆陳璘兵邀擊海上倭兵披靡擒倭將秀政殺捕倭兵三百有餘溺死者無筭副將鄧子龍亦戰死提聞　上御午門樓羣臣稱賀乃磔諸倭于市惟敬亦伏誅東事乃撤是役也朝鮮爲遼左外藩理勢不可不救第諸將新有寧夏之捷氣強甚而不閑將略以故事勢蔓延六七年間財力俱費



日本國東南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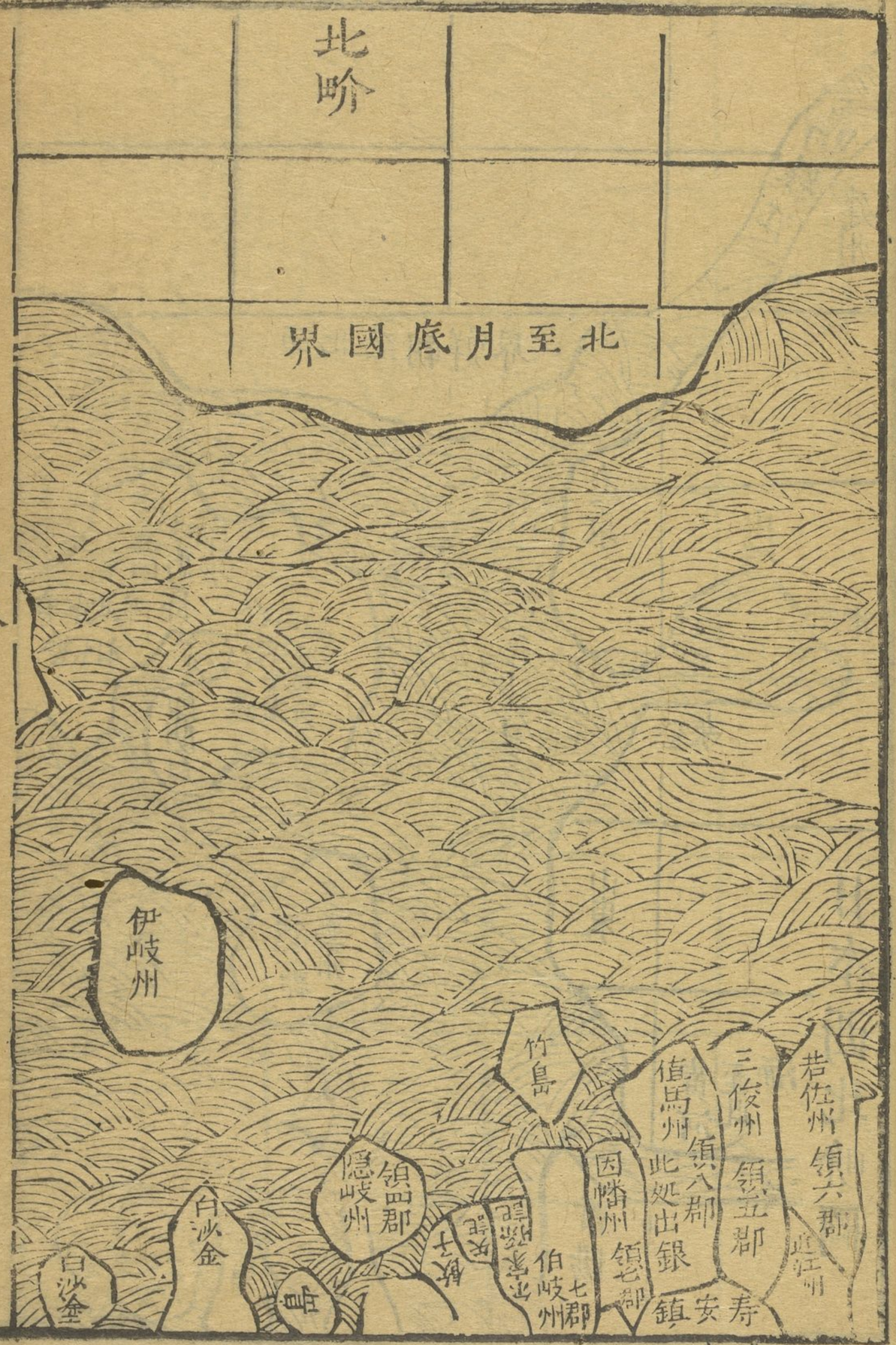

尾張州
領十五郡
飛彈州三郡
河內州
和泉州
領四郡
領十五郡
十三郡
伍勢州
太和州
領十五郡
領六郡
伊賀州
領十六郡
攝津州
領十三郡
山城州
日本國君所居
壽安鎮
領六郡
倫前州
領六郡
倫中州
領九郡
丹波州領七郡
領七郡
因幡州
領七郡
伯岐州
領七郡
倫後州
領七郡
和泉州
領四郡
領六郡
周防州
領六郡
長門州
領六郡
赤間關
領三郡
炎路州
領五郡
日向州
領三郡
土佐州
領十郡
伊豫州
領九郡
阿波州
連島
官島
小島
佐加關
十島
南至大琉球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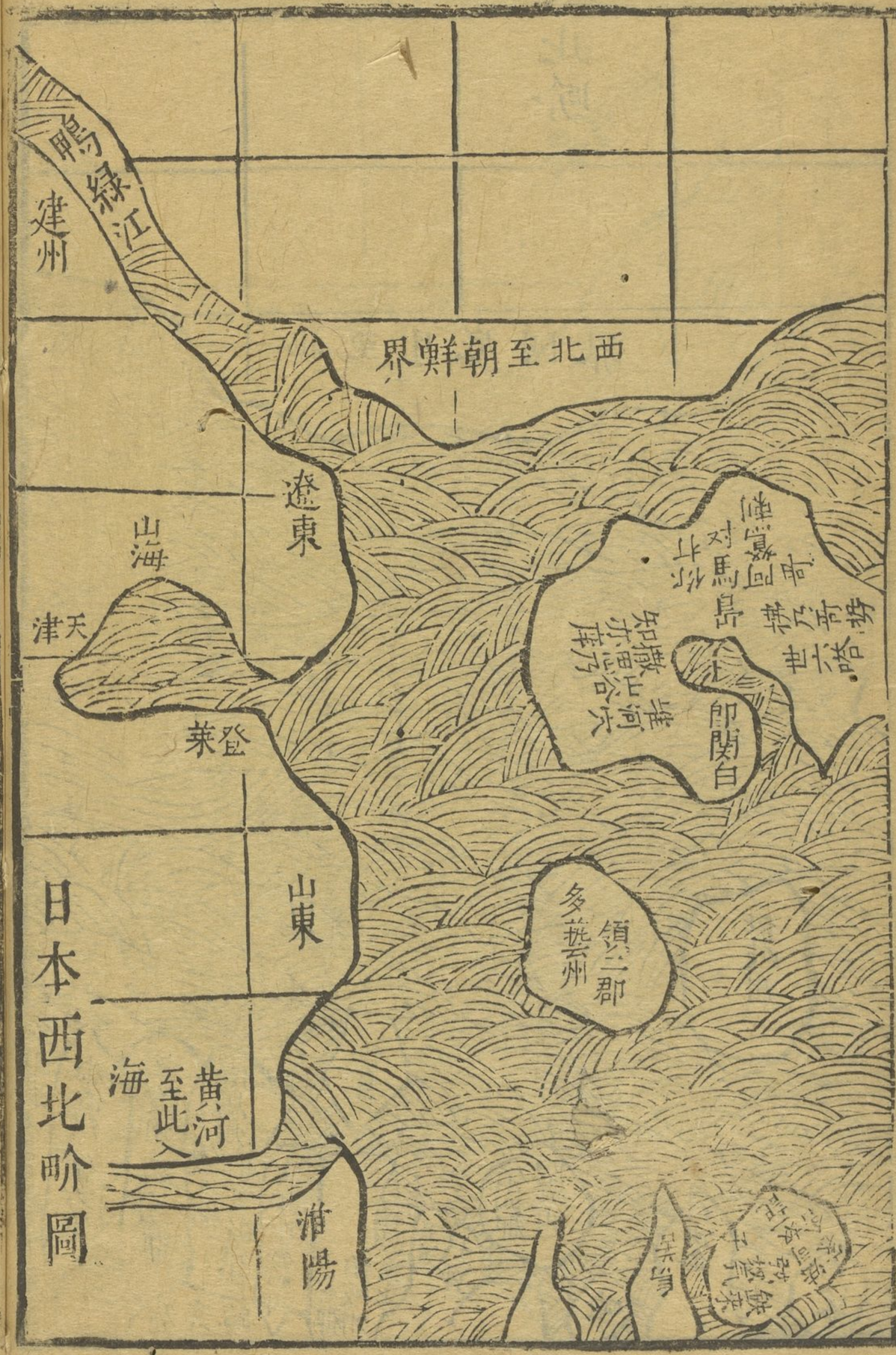
日本國正南界圖


白沙全
白沙塗
此湖橫直一百八十里
豐前州
領十五郡
大隅州
領五郡
薩摩州
領十三郡
起子記
北臺
南署
肥後州古閒
領古郡
肥前州
平戶名飛門島
有馬島
男島
女島
種島
名六漁
浙江
淮陽
大江從此入海
五出相錯而生總名五島
週記
此港泊船
此港泊船
西南至福建
硫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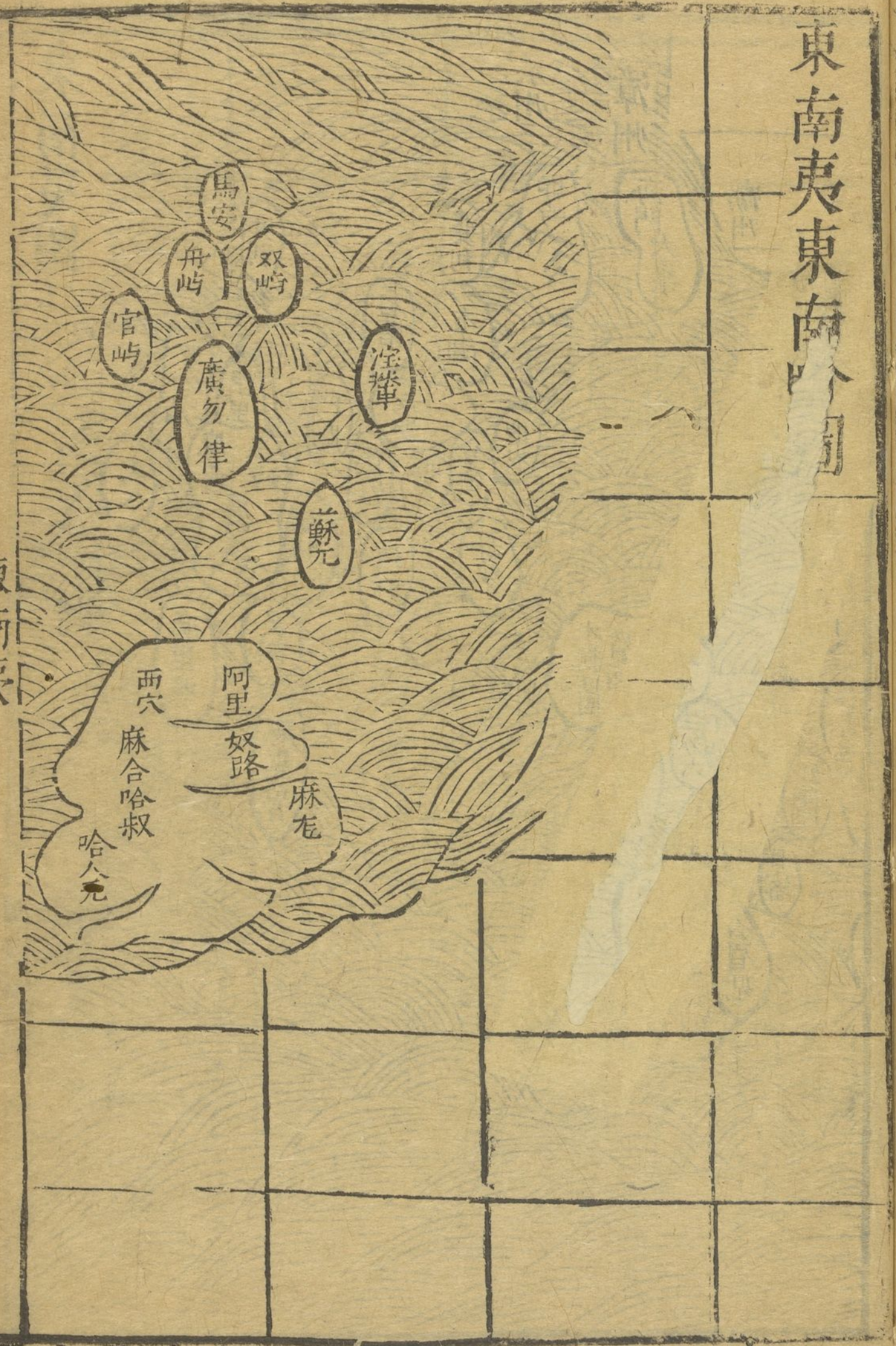
日本國北畛合圖


東北海島
界國八縣至北東
常陸州領十二郡
出羽州十二郡
越後州領七郡
佐渡州
領二郡
能登州
領三郡
越前州
十二郡
越中州
領四郡
賀州
領三郡
飛驒州
三郡
信濃州
十郡


北畛
北至月底國界
伊岐州
白沙金
白沙金
隱岐州
領四郡
竹島
因幡州
領七郡
伯岐州
七郡
值馬州
此處出銀
領八郡
三俊州
領五郡
壽安鎮
若佐州
領六郡
直江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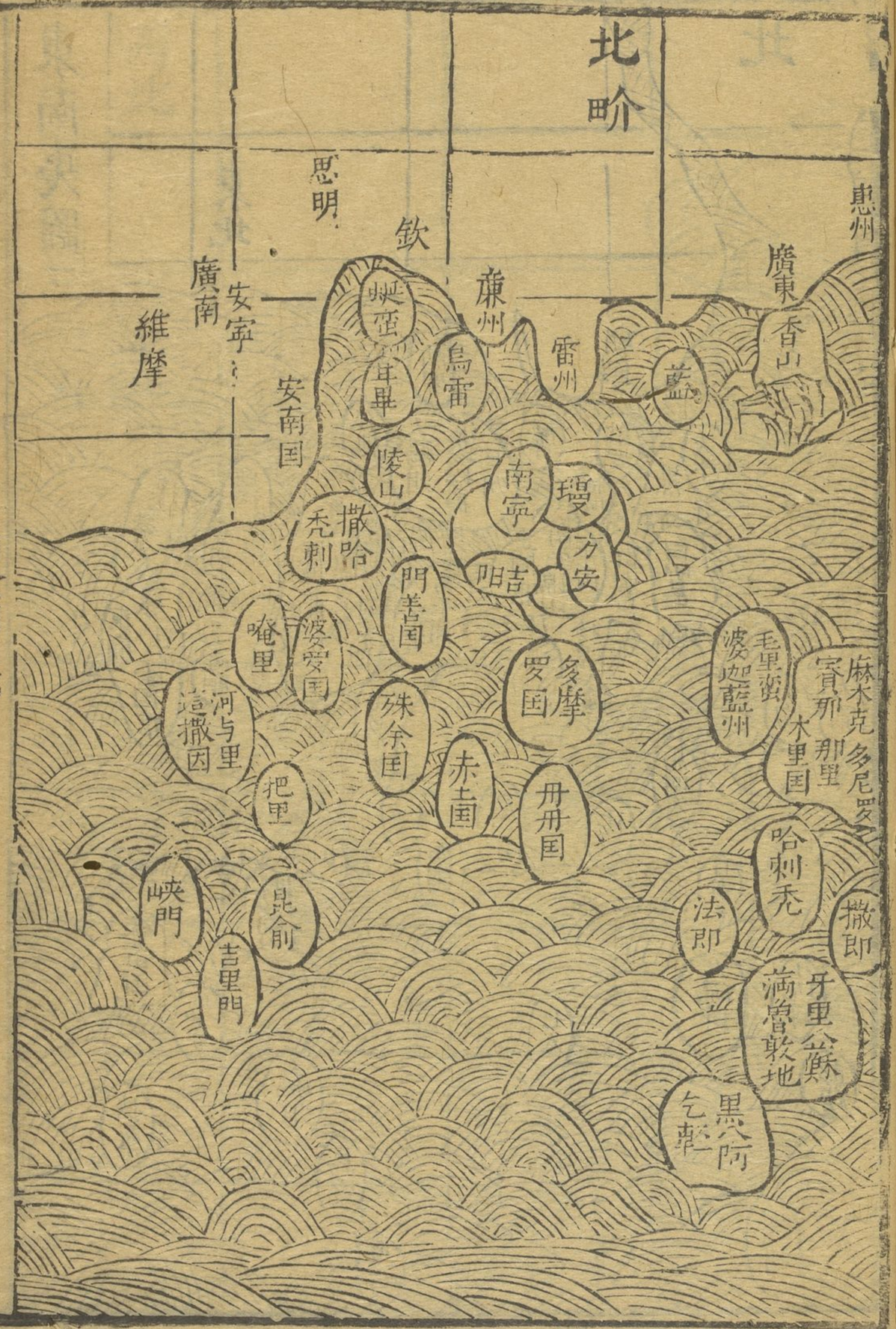

鴨綠江
建州
西北至朝鮮界
遼東
山海
天津
登萊
山東
日本西北畧圖
領二郡
多藝州
浦陽
黃河至此入海
即関白
南京
北京

東南夷東南畧圖


馬安
舟屿
双屿
官屿
廣勿律
淫葷
蘇元
阿里
西穴
麻合哈叔
哈八兀
奴路
麻花

東南夷圖二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門大桑
佛屿
婆利
老御
罗利
石塘
長沙
地衣
分金
暇丧
罗伽山
銀里
三屿
麻勉
黑安
大人
李罗
門彫
侯滔
海舶屿
边升
哥罗
麻里巻
灵胡
麻黑嘗
千陀利
馬兕
佳連
三万六千屿
嫩耳国
覓邦
白面国
班卒
加蘭
高嗝
目密
遨加奴成
賞那
要蘭施嚇
合眉兕


北畧
思明
欽
廉州
廣南
安寧
維摩
安南国
惠州
廣東
香山
藍
雷州
烏雷
峽亞
耳畢
陵山
撒哈
禿剌
南寧
環
方安
吉阻
門差国
多摩
罗国
毛里孩
婆加藍州
麻木克
賓那
那里
木里国
多尼罗
哈剌禿
撒即
牙里蘇
滿魯敦地
黑阿
乞幹
法即
赤土国
冊冊国
殊余国
婆皇国
嗜里
河与里
這撒因
把里
昆侖
吉里門
峽門

西北

黃河

登州

萊州

青州

安東

淮安高郵

泰州

通州

鎮江

松江

加興

湖州浙江

紹興

太湖

巢湖

大江

慶元

台州

溫州

平陽

福建

興化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

惠州

海門大桑

彭湖

安利

都陽湖

西

岷江

漾水

北

東北

朝鮮

新羅

三韓

駱駝

扶餘

黑

固成

平山

南安錦山

蘭浦

白島

群島

珍島

蛇

孤池

鵝州

漠珍松島

巨州

宗家景

門閣豐後

豐前肥前家輝

大宰

東肥後

東阿太陽

平渡

鳴子浦

迎江

俗稱

長門

俗前肥後

同長赤關

贊

遠江

扶武

芙

尾張

南京

堂国信

東廂

大胸

小胸

絶影

馬四夫

大洪

赤齒

尼赤

棱父

日本

大琉球

小琉球

七人

彭湖

野蘭山

核軼

琉黃山

兜今

瀛州

扶桑

馬安

罗利

舟屿

西南夷圖一

北界

黑人阿乞輕

蒙光

通西

云尤

可难

西北界

桑骨八

這不魯麻

哈納亦思津

婢八奴

庫六

唱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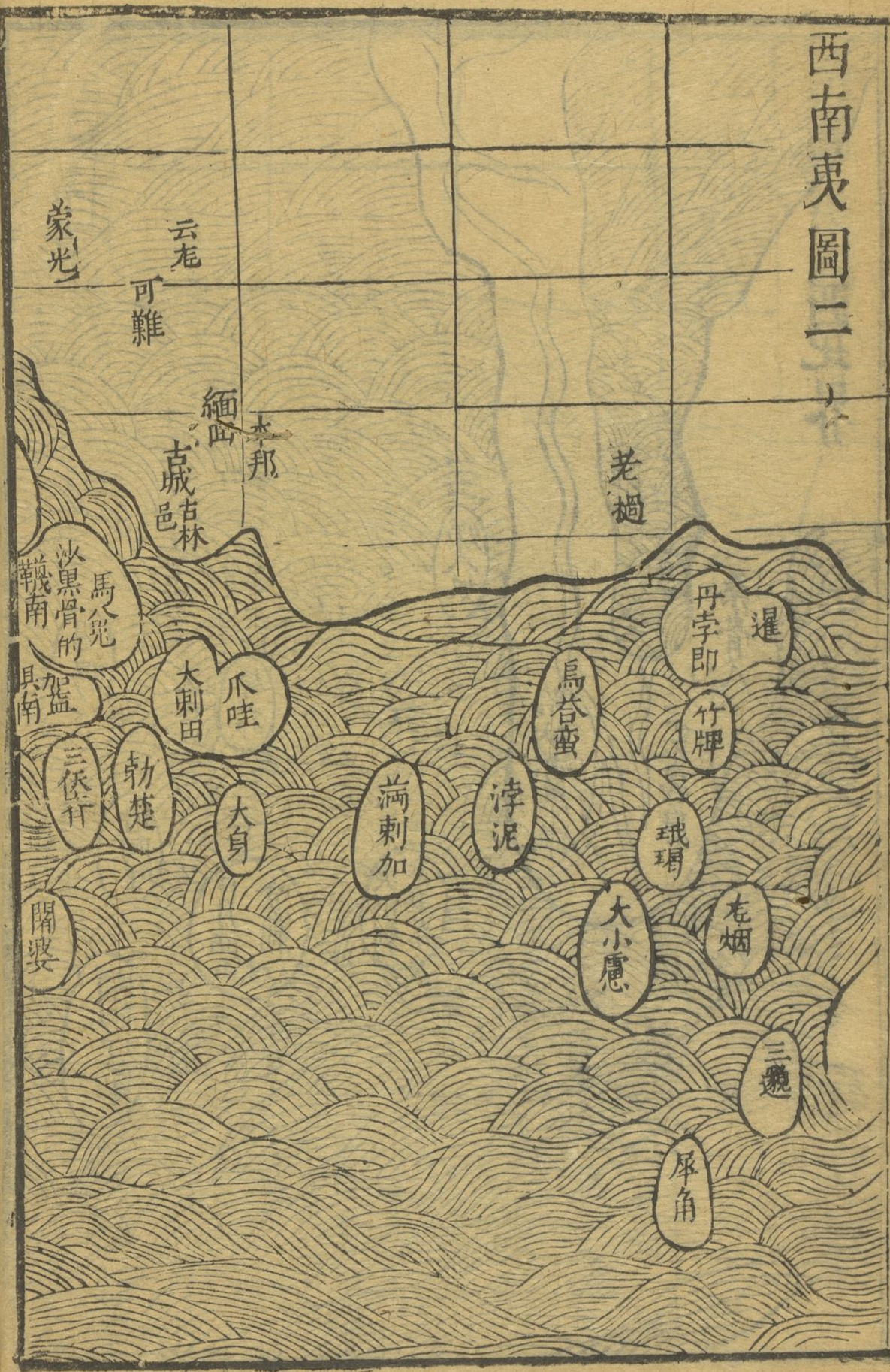
哇阿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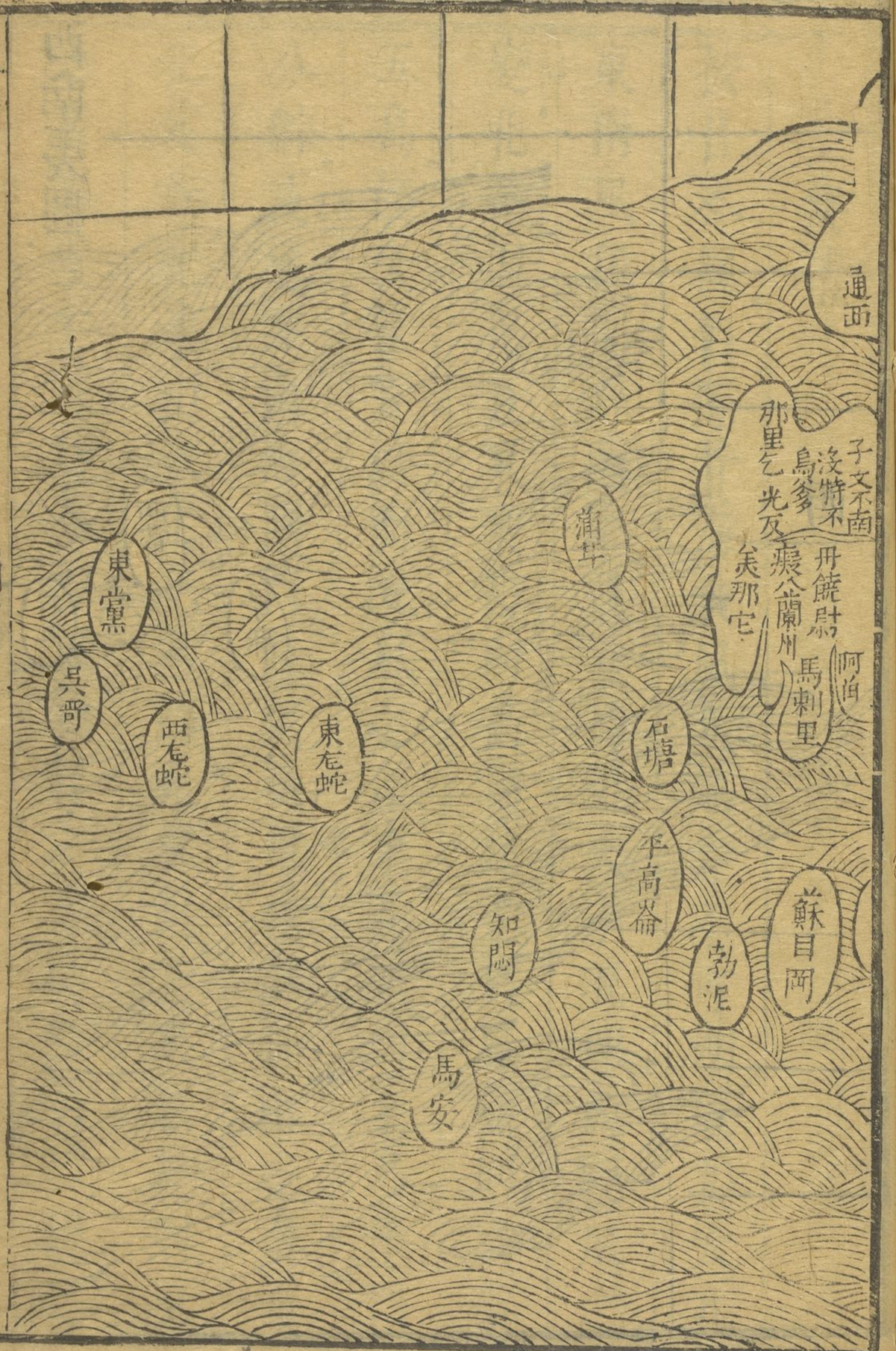
失阿剌禿里赤

月西哈必剌

顏細打賓

西南夷圖二


蒙光
云老
可難
緬甸
古城
古林邑
老撾
丹字即
遲
竹牌
烏爺蜜
淳泥
琉璃
大小慮
老烟
三邊
犀角
滿剌加
大身
爪哇
大剌田
軌楚
三佛竹
闍婆
馬兒骨的
加鹽
具南
赤邦


通西
子文不南
沒特不
烏爹
那里乞
光反
痕公蘭州
美那它
丹饒財
馬剌里
阿油
瀾平
東黨
吳哥
西左蛇
東左蛇
石塘
平高崙
知悶
馬安
蘇目阿
軌泥

西南夷圖



倭情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乘風入寇杳不可測總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繇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李西皋壁下陳錢分艘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

錢塘或蘇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蘇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嘗鏁或在大洋而風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議者謂防海之要不過三策出洋遠哨毋使入港是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岸是爲中策阻水爲陣拒之于陸是于下策不得已而至于守城則爲無策矣若賊船遠來未至尚二三百里許我哨兵登島遠眺日間或如鴉點昏來夜間或有火光如星此是賊艦的矣可速備之昔劉江在望海場令瞭者見東南向夜有火知爲盜至是也其在海中彼我俱列水陣相拒賊有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跋躁而矢石不下者兵罷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惡而復緩者整備也促跋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

而無聲者備盜也夜泊而趨于渥洼者嚮導欲往也
促纜而不呼者懲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而望者夜
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響也
近岸連村而不登蚴者怯也不久困請和投降者詐
不恣儆戒太寧之久愈切綢繆務使暴鱷潛踪不復
鼓威海若長鯨戢鼠寧能借險陽侯則孺子歌滄浪
清流而有慶漁人晒網覩旭日以揚輝矣豈非臣慶
之願見休而　朝廷之膺遐福也哉

四夷攷經圖雜略卷之二終